

September 2018

Narrative Function of the Description of Daily Meal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Jinju Wang

Yujie Zh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Wang, Jinju, and Yujie Zhang. 2018. "Narrative Function of the Description of Daily Meal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8, (4): pp.46-55.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8/iss4/7>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论《红楼梦》日常“吃饭”描写的叙事功能

王进驹 张玉洁

摘要: 在红学史上,《红楼梦》的“吃饭”曾经是一个引起评论家关注的话题。《红楼梦》存在大量有关日常“吃饭”的描写,一类较简略,主要用作单纯的叙事方法,在叙事过程中起到引起、进行、过渡、收束等作用;一类较详细,同时作为叙事内容和叙事方法而存在,这类“吃饭”描写既是小说叙事内容的有机构成,本身包蕴着思想内涵,又作为叙事手段起着安排结构、组织情节和刻画人物等作用;从日常“吃饭”的描写还可探讨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写法上的差异。曹雪芹有意识地把“吃饭”作为家庭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方面进行叙写,反映贵族家庭生活中的一些本质方面,体现出《红楼梦》在小说叙事上的探索与创新。

关键词: 《红楼梦》; 吃饭; 叙事方法; 叙事内容

作者简介: 王进驹,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电子邮箱: twjinju@jnu.edu.cn 张玉洁,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电子邮箱: zhyjaudrey@163.com 通讯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大道西 601 号暨南大学中文系,邮政编码: 510632。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满汉关系与清代小说研究”[项目编号: 13BZW080]阶段性成果。

Title: Narrative Function of the Description of Daily Meal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bstract: The narrative of meal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has been a topic of concern to critics. Among the numerous descriptions about daily meals in the novel, some are simple, acting as narrative techniques such as introduction, development, transition and closure, and some are more specific, functioning as narrative techniques and narrative contents at the same time. As narrative contents, they provide ideological meaning and literary value. And as narrative techniques, they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structuring, plott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By studying the narrative of meals, we could se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apters 1 - 80 and the rest of the chapters. Cao Xueqin consciously narrates and describes meals a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family's daily life, which, on the one hand, reflects essential aspects of the noble family, and on the other hand, reveals the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n the narration of fiction.

Key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meals; narrative methods; narrative content

Authors: Wang Jinju, Ph. D.,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Email: twjinju@jnu.edu.cn Zhang Yujie is a Ph. D.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Email: zhyjaudrey@163.com Address: No. 601, West Huangpu Road, Guangzhou 510632.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und of China (No. 13BZW080).

清代评点家张新之特别注重《红楼梦》叙事中的“吃饭”描写。在《妙复轩评〈石头记〉》中,

他多次对书中的“吃饭”作了批点,并在《石头记读法》中指出:“书中大致凡歇落处每用吃饭,或

以为笑柄,殊不知大道存焉。宝玉乃演人心,《大学》正心必先诚意。意,脾土也;吃饭,实脾土也;实脾土,诚意也。问世人解得吃饭否?”(张新之 冯其庸 66)。这是建立在其评红主旨即《红楼梦》为“演性理之书”之上的。这样的解读自然是穿凿附会,前辈学者已有指出,如蔡元培说:“太平闲人评本之缺点,在误以前人读《西游记》之眼光读此书,乃以《大学》《中庸》‘明明德’等为作者本意所在,遂有种种可笑之傅会,如以吃饭为诚意之类”(王国维 蔡元培 36),所论切中要害。不过也应看到,张评不但从一个角度揭示出“吃饭”作为《红楼梦》描写内容的重要性,而且还从写作方法上指出了“吃饭”描写在《红楼梦》叙事上的作用,如“书中叙事,每以叫吃饭作歇落”“此等处每每以吃饭收住”“故以吃饭引起”等,而这一方面人们注意的不多。钱锺书先生曾有评论云:“红楼梦凡歇落处每用吃饭,护花主人(应为太平闲人)于卷首《读法》中说之以为‘大道存焉’,著语迂腐,实则此意只谓此虽日常小节,乃生命所须,饮食之欲更大于男女之欲耳”(钱锺书 397)。着重从人的生活和生命需要去看待书中的饮食描写,未作为艺术的特色进行评析。萨孟武先生《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中有一篇《红楼梦记事不忘吃饭》,前半用了较大篇幅从儒家的“食色,性也”和“义与利”的问题谈到历史上因吃饭问题发生的历次农民起义,说明小说不能脱离饮食;在后半谈了《红楼梦》的吃饭与礼法的关系,特别探讨了《红楼梦》中宴会时的座位排法,但对“吃饭”在叙事上的作用也没有涉及。我们认为对张新之以“吃饭”为诚意的附会之说需要批评,而对他指出的“吃饭”在书中写法上的作用则应予以注意。本文尝试从叙事功能的角度去探讨《红楼梦》的日常“吃饭”描写。

《红楼梦》是以描写贵族家庭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世情小说,大家族生活中的“吃饭”描写,交织着其他大大小小的事件,牵动着各等各色的人物。以吃饭活动来组织安排情节、刻画人物形象,反映贵族家庭生活中的一些本质方面,体现出在小说叙事上的探索和创新。

学界对《红楼梦》中的饮食现象有一定的关注和研究,但多集中在其表现的传统饮食文化、民俗文化等方面,属于比较宽泛的文化研究,与《红楼梦》本身的艺术表现关系不大。部分涉及饮食

现象叙事层面的论文,则主要探讨宴会描写在《红楼梦》中的叙事功能和文化意义。^①但“宴会”一般指较为隆重的饮食集会,其性质是“以某一喜庆事件为机缘而聚集相关人员的群体性活动”(梅新林 1)。而贾府日常生活中以饮食为目的的“吃饭”活动,在小说文本中占有大量篇幅,不仅具有叙事方法的功能,也作为重要的叙事内容而存在。因此,本文与以往谈论《红楼梦》的饮食、宴会的文章有所不同,一是探讨对象为日常进餐为主的饮食活动以及部分包含进餐活动的家庭内部小型的饮宴场合,而对重点描写看戏、行令、游赏、节庆、贺寿、祭祀等活动的群集性宴会则从略;二是注意《红楼梦》的“吃饭”描写既是叙事方法也是叙事内容的特点,根据不同情形而进行解读;三是结合文本对“吃饭”描写作为叙事方法的功能和叙事内容的构成进行考察,而不是离开《红楼梦》本身去研究作品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一、《红楼梦》“吃饭”描写的总体情况

《红楼梦》中的贾府日常吃饭实行的是“两餐制”,即早、晚两顿,没有午饭。周汝昌先生分析贾府的吃饭时间是“早饭指上午饭,约在十点十一点之间,非晨起之早点。旧时早点不名为饭,惟上下午两餐为饭”(周汝昌 385)。贾府的这两顿早、晚正餐,宝玉、黛玉等孙辈一般至贾母房中与贾母同桌吃饭,李纨、王熙凤等孙辈媳妇只能立于桌旁布菜服侍,邢夫人、王夫人若在场也需侍座陪伴,待贾母用餐完毕方可进餐。除去贾母房中,《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府日常吃饭地点还有宁国府贾珍处,荣国府邢夫人处、王夫人处、凤姐处这几处地方;第五十一回中凤姐提出在大观园里另设厨房,免去姑娘们在冬天每日走来贾母房中间安吃饭,此后“园中姊妹皆各在房中吃饭”(曹雪芹 718),有时也会前往贾母处一同用餐。而贾府的仆人们则是在主人进餐之后单独吃饭,第三十五回中,宝玉吃完饭后,“窗外婆子说:‘姑娘们的饭都有了。’宝玉道:‘你们吃饭去,快吃了来罢。’”(471)。袭人等丫头们方才各自去吃饭。有一定地位或是同主人关系密切的仆人可以与主人一同吃饭,但仍然不能平起平坐,如第十六回中贾琏乳母赵嬷嬷“在脚踏上坐了”(207),与贾琏夫妻吃饭;第五十五回中凤姐命平儿一同吃饭,平儿

“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犹立于炕下,陪着凤姐儿吃了饭”(761)。

贾府的日常饮食活动,除去每日正式的早、晚两顿饭之外,还有其他几种形式:一是点心,一般安排在早饭前或是两顿饭之间,前者如第十四回中凤姐早起盥洗更衣完毕后“喝了两口奶子糖粳米粥”(183);第五十二回中宝玉早起梳洗毕,“小丫头便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建莲红枣儿汤来,宝玉喝了两口。麝月又捧过一小碟法制紫姜来,宝玉噙了一块”(710);后者如第四十一回贾母与众人在大观园中游玩时“丫鬟们来请用点心”(551),有藕粉桂糖糕、松穰鹅油卷、一寸来大的小饺子、各色小面果四样。二是游宴、生日宴、饮宴、节日宴等各种宴会场合,虽然宴会不属于日常“吃饭”的范畴,但包含了进餐活动的宴会也是贾府饮食活动的组成部分。

《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叙事中,有54回描写了包括宴会在内的“吃饭”活动,其中宴会描写共计36处,分布在23回中;正式宴会之外的日常吃饭描写共计70处,分布在40回中。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吃饭”描写在《红楼梦》中数量多、分布回数广、分布平均,其中的宴会描写作为饮食活动和交际活动的结合体,在叙事内容上占有相当的篇幅;以饮食为目的的日常“吃饭”,在推进小说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表现贵族家庭日常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与宴会描写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红楼梦》中日常“吃饭”描写有略写和详写两种方式,前者常以寥寥数字、简单一句带过;而后者则往往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对吃饭或以吃饭为线索展开的活动进行细致的叙写。一般说来,前者多作为叙事方法而存在,在叙事功能上起到了交代叙事时间、承上启下等作用;而后者则同时作为叙事方法和叙事内容,在《红楼梦》的小说文本中占有重要地位。以下作分别论述。

二、单纯作为叙事方法的“吃饭”描写

《红楼梦》中单纯作为叙事方法而存在的“吃饭”描写,一般不作具体的展开,只是作为一种概括的叙述或是在对话中简单提及的事由,主要用作叙事的引起、进行、过渡、收束等。

1. 作为事件发生的引子/场合

“吃饭”活动作为事件发生的引子或情节发

生的场合而存在,与具体发生的事件没有关联。如第二十三回中借贾琏夫妻二人相对吃饭的场合,写出贾芸、贾芹争相谋取管理大观园和尚、道士的差使一事;第五十一回中写凤姐与贾母、王夫人在吃饭时商议在大观园中设厨;第六十回“芳官正与袭人等吃饭,见赵姨娘来了”(821),写出下文赵姨娘大闹怡红院的场合;等等。这种叙事笔法将小说情节放置到日常生活中的“吃饭”场景中,使小说情节显得自然、流畅,又体现出世情小说描摹人情世态、贴近现实生活的特点。

2. 交代叙事时间

这种情况下的“吃饭”描写往往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叙清下文情节发生的大致时间。因《红楼梦》中贾府的饮食习惯是一日两餐,因此这里的叙事时间一般为早饭或晚饭前后。如第三十回中写“又当早饭已过、各处主仆人等多半都因日长神倦之时,宝玉背着手,到一处,一处鸦雀无闻”(411)。这里的“又当早饭已过”,点明了叙事时间为夏日的中午,正值天热人倦,为下文宝玉趁着王夫人午睡与金钏儿调笑、导致其被撵的情节作了铺垫。第五十二回中“正值吃晚饭时,见了王夫人,王夫人又嘱咐他早去”(710)、第七十回中的“众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毕,便有贾政书信到了”(968),等等,都是用“吃饭”来交代时间、引起下文。有时还以早饭引起叙事时间,后面又用晚饭来照应,明确地点出了叙事的时间范围。如第四十二回写“且说宝钗等吃过早饭,又往贾母处问安,回园至分路处,宝钗便叫黛玉道:‘颦儿跟我来,有一句话问你’”(567)。下面就叙写宝钗“审”黛玉,让她认错:昨天在行酒令时说了《牡丹亭》《西厢记》的曲词,并诫导她不要看杂书移了性情。接着写丫鬟请两人到李纨处与迎、探、惜三姊妹和湘云及宝玉等人,商议给惜春放假画大观园的事,大家就画什么、怎么画、如何准备、给多少假等七嘴八舌出主意、取笑打趣,十分闹热。然后写“大家又说了一回闲话。至晚饭后又往贾母处来请安”(574)。这样就写出了园中女儿们生活时光的具体可感性。

3. 收束情节

张新之在评语中多次指出《红楼梦》中“吃饭”描写的这一叙事功能,即以日常生活中最为普通却十分重要的饮食活动来收束情节的特点。这种叙事笔法在《红楼梦》中十分常见,此处仅举

两回中的例子进行说明:

第二十一回中,袭人因宝玉到黛玉房中梳洗而不快,“正闹着,贾母遣人来叫他吃饭,方往前边来,胡乱吃了半碗”(282)。张新之在“贾母遣人来叫他吃饭”句下有评语:“文气一舒。书中叙事,每以叫吃饭作歇落。”这里是用“吃饭”将宝玉、袭人拌嘴赌气的情节截住,“叙事”得以“歇落”的同时,两人之间未解决的矛盾也为下文四儿的出场、宝玉续写《南华经》以及袭人“娇嗔箴宝玉”等情节做了铺垫。同回开头处写黛玉、湘云二人玩笑打闹,宝玉、宝钗从中劝解,“四人正难分解”之时,“有人来请吃饭,方往前面来”(279),也是同样的笔法:闺中女儿的娇言俏语、打趣玩笑,写出宝、黛、钗、湘四人“不知孰近孰远,孰亲孰疏”(庚辰本双行夹批;周汝昌 263)的关系,场面煞是好看;但情节过分冗长则又显得无味。所以曹雪芹用“吃饭”收束住故事情节,同时留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有如画中的“留白”,余味无穷。

第二十八回,宝玉、黛玉二人因前一天的口角误会闹了别扭,正没个开交之时,“只见丫头来请吃饭,遂都往前头来了”(375)。脂批在这里点出:“收拾得干净”(甲戌本侧批,周汝昌 356)。同一回中又有“正说着,只见贾母房里的丫头找宝玉林黛玉去吃饭”(378),张新之评:“此等处每每以吃饭收住”(张新之 冯其庸 600)。这两处也都是以“吃饭”来归结宝黛闹别扭、口角的情节,收束得干净利落而又不着痕迹。

传统的小说情节一般具有完整性,而生活中的事件则多具有流动性、偶发性和不确定性。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时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笔下的情节有时会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戛然而止,留有余味和想象空间。而用生活中最为日常的“吃饭”来截住,以“吃饭”作为叙事的节点,正是他选择的收束方式之一。

三、同时作为叙事方法和叙事内容的“吃饭”描写

前文所论的“单纯作为叙事方法的‘吃饭’描写”大多是简单的一句话,而同时作为叙事内容和叙事方法的“吃饭”描写,在文本中往往具有一定的长度,作展开的具体描写,有的还与书中的重

要事件错综交织,延伸数回;前者可以被其他的叙事方法所替换,而后者往往既起着人物描写、情节设置和结构安排等叙事方法上的作用,又对叙事内容产生影响,并表现出一定的思想蕴涵,在文本的内容构成中具有不可替代性。

1. “吃饭”描写在叙事中的人物塑造作用

在日常饮食活动中描写人物、塑造性格,是《红楼梦》“吃饭”叙事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侧面、间接描写,也有正面直接描写,塑造出一个或多个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

第六回中写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在周瑞家的带领下来到凤姐屋中等候,暗写出凤姐吃饭的情形:“听得那边说了声‘摆饭’,渐渐人才散出,只有伺候端菜的几人”,“半日鸦雀不闻”后“两个人抬了一张炕桌来”,“桌上碗盘森列,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样”(97),表现出凤姐的养尊处优、骄矜珍贵;饭后方有片刻闲暇,则写出凤姐的事务冗杂、持家勤劳。“刘姥姥吃已毕了饭,拉了板儿过来,磕舌咂嘴的道谢”(101),活画出一位乡村老妪的模样。这一大段文字,在用“吃饭”串联起情节的同时,又起到了塑造人物的作用,同样的“吃饭”却表现出人物身份、性格的种种不同。

宝玉、黛玉平日在贾母处一同吃饭,正如宝玉所说,两人是自小“一桌子吃饭,一床上睡觉”(374)。在第二十八回中,黛玉因之前的误会还未能完全解开,故而在丫头来请两人去吃饭时说“他不吃饭了,咱们走”,表示不与宝玉在一起吃饭的赌气情绪。宝玉见黛玉如此,一面自下台阶地说“我今儿还跟着太太吃罢”,一面却又记挂黛玉,因此吃饭漱口都是“忙忙碌碌的”。宝钗则不时打趣宝玉,让他“陪着林姑娘走一趟”,“快吃了瞧林妹妹去罢”(379)。这一回借“吃饭”之机写出宝玉与黛玉之间感情的磨合与矛盾,以及宝钗的冷眼旁观、洞悉一切,看似平淡无奇的文字之中,宝黛钗各自的性格和三人之间微妙的关系跃然纸上。

第四十九回写天下起雪来,李纨约了众姊妹第二天赏雪作诗,宝玉心里记挂着这事,一夜没好生得睡,天亮了就爬起来,忙忙地往芦雪广来。扫雪的丫头婆子说“姑娘们吃了饭才来呢,你也太性急了”。他只好回来往贾母处。“一时众姊妹来齐,宝玉只嚷饿了,连连催饭。好容易等到摆上

来,头一样菜便是牛乳蒸羊羔。贾母便说:‘这是我们有年纪的人的菜,没见天日的东西,可惜你们小孩子吃不得。今儿另外有新鲜鹿肉,你们等着吃。’众人答应了。宝玉却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饭,就着野鸡瓜齏忙忙的咽完了。贾母道:‘我知道你们今儿又有事情,连饭也不顾吃了。’便叫‘留着鹿肉与他晚上吃。’[……]史湘云便悄和宝玉计较道:‘有新鲜鹿肉,不如咱们要一块,自己拿了园里弄着,又顽又吃。’宝玉听了,巴不得一声儿,便真和凤姐要了一块,命婆子送入园去”(664)。这段包含着吃饭活动的描写,既把宝玉盼望着跟园中姑娘们赏雪作诗的急迫心情生动地表现出来,又引出了湘云和宝玉把早饭等不及吃的鹿肉要了一块生的送到园中去,为展现“脂粉香娃割腥啖膻”的场景,尤其对表现湘云的豪迈之气和敏捷之才起到极好的作用。

第五十五回详细写了探春、宝钗等人在议事厅中吃饭的情形:

那时赵姨娘已去,三人在板床上吃饭。宝钗面南,探春面西,李纨面东。众媳妇皆在廊下静候,里头只有他们紧跟常侍的丫鬟伺候,别人一概不敢擅入。[……]里面鸦雀无声,并不闻碗箸之声。一时只见一个丫头将帘枕高揭,又有两个将桌抬出。茶房内早有三个丫头捧着三沐盆水,见饭桌已出,三人便进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并漱盂来,方有待书、素云、莺儿三个,每人用茶盘捧了三盖碗茶进去。(758)

这一段描写别有深意。赵姨娘因兄弟去世的赏银之事“辱亲女争闲气”,令协助李纨料理家事的探春又羞又愤。贾府作为一个大家族,人际关系复杂险恶,众仆妇素来“蓄险心”“欺幼主”,正如平儿所说:“他是个姑娘家,不肯发威动怒,这是他尊重,你们就藐视欺负他”(757)。探春正是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理家。所以这一大段洗脸、吃饭的描写,既是因为探春动气后众丫头媳妇不敢如先前轻慢疏忽,又写出探春在受辱后自我表现身份尊贵的方式,侧面描写出探春这样一位“才自精明志自高”、但又为自己庶出的身份感到自卑的贵族少女形象。

《红楼梦》中这种以“吃饭”描写来塑造人物的笔法,方式多样、运用广泛,对“吃饭”过程中人物行为心理进行细致深入的刻画,进而塑造出各具特色、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体现了曹雪芹在叙事艺术上的高超技巧。

2. “吃饭”描写在叙事中的预示功能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常用的叙事手法之一。除了利用诗词、谶语、判词等传统小说中常用的手段,日常“吃饭”活动也可以作为暗示后文情节与人物命运的描写内容。以“吃饭”描写为后文情节作铺垫与预示,小说文本内容形成前后对照和呼应,也使得小说情节的发展具有某种命定的神秘色彩。这种叙事手段突出表现在第七十五回,其中的两段“吃饭”描写都预兆了贾府正在走向无可挽回的悲剧结局。

《红楼梦》前半部中贾母房中吃饭的场合,几乎总是充满了美味佳肴、欢声笑语,一派花团锦簇、富贵之家的景象。但随着小说情节逐渐发展,贾府在各个方面颓势渐显,第七十五回中贾母吃饭的情形,就是贾家今不如昔状况的缩影:

贾母因问:“都是些什么?上几次我就吩咐过,如今可以把这些蠲了罢,你们还不听。如今比不得在先辐辏的时光了。”[……]因见伺候添饭的人手内捧着一碗下人的米饭,尤氏吃的仍是白粳米饭,贾母问道:“你怎么昏了,盛这个饭来给你奶奶。”那人道:“老太太的饭完了。今日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1044)

此段写的是抄检大观园后,贾母留尤氏在自己房中吃饭,惯例是贾母吃完后尤氏才吃。因之前探春也在房中,贾母命其与自己及宝琴一同吃饭。贾母吃的饭是红粳米粥,多了一位姑娘吃饭,“老太太的饭”便“短了些”,鸳鸯说“如今都是可着头做帽子了,要一点儿富余也不能的”,因此后来添给尤氏的只能是“下人的米饭”。王夫人说:“这一二年旱涸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的。这几样细米更艰难了”,以荒年来作解释,但根本原因正如贾母感叹的“比不得在先辐辏的时光了”,老太太饭桌上的供应尚如此紧张,充分表现

出贾府“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时代已经过去,物质上的匮乏从一个侧面预示着贾家正走向“哗喇喇似大厦倾”“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而“老太太的饭完了”这不祥的话语,或许正是贾母在不久后即告寿终的谶语。

同回中写贾珍在八月十四晚上“带领妻子姬妾,先饭后酒,开怀赏月作乐”。正在“添衣饮茶、换盏更酌”之际,“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闻得祠堂内隔扇开阖之声”,伴着“风气森森”“月色惨淡”,众人都吓得“毛发倒竖”(1050)。这一段“异兆发悲音”的描写透着幽冷恐怖的气息,本应欢乐祥和的节日宴会饭桌上却鬼气森森,烘托出宁国府今不如昔的萧瑟气氛,又一次预示着贾府在这些只知贪图享乐的子孙手中,正一步步走向最终的悲剧结局。

3. “吃饭”描写在叙事中的“一笔多用”

曹雪芹惯用的笔法是“一笔多用”,即在一段情节中同时表现众多的叙事内容,从而使小说文本涵盖多方面的信息。同时作为叙事内容和叙事方法而存在的“吃饭”描写,往往具有这样一笔多用的特征。

第三回中描写黛玉进贾府的第一顿饭,席间的情形是从黛玉这个初来者眼中写出贾府吃饭时的森严规矩;饭后漱口吃茶一段,则写出黛玉“步步留心,时时在意”,“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37)的性格。这是书中第一次对“吃饭”活动进行详细的描写,传达出人物关系、礼节规矩、人物性格心理等诸多信息,同时又为下文宝玉的出场作了铺垫,足以见曹雪芹一笔多用的匠心。

第三十五回“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这一整回的情节,就是以“吃饭”为线索串联起来的。宝玉挨打后想吃“小荷叶儿、小莲蓬儿的汤”,汤模子令薛姨妈都忍不住赞叹,表现出贾府平日生活的奢华;而借找汤模子引发的一番关于“孝心”的议论,叙出贾母对凤姐、宝钗的喜爱与夸赞。“忽有人来请吃饭”,情节发生的场合便自然地由怡红院里转换到贾母房中,在收束情节的同时引起下文;姑娘们中只有探春、惜春来吃饭,因“林黛玉自不消说,平素十顿饭只好吃五顿”,顺势写出黛玉的体弱多病。此回中又一次细写贾府吃饭的规矩,体现出贾府的“大家气象”(蒙府本侧批;周汝昌 436)、规矩森严。宝玉对前来送汤的玉钏儿百般讨好,写出宝玉的多情;

傅试家的两个婆子撞见宝玉“自己烫了手,倒问人疼不疼”,从而议论起宝玉的“呆气”,表现出宝玉不被常人所理解的“情不情”的性格。袭人等众丫鬟吃饭时宝玉与莺儿的一段对话,表现了宝玉的情痴和宝钗对“金玉之说”的微妙态度。回末王夫人打发人来给袭人送菜,呼应上回中王夫人对袭人的笼络之心。在一整回精彩纷呈的文字中,几乎每一个小的情节都与“吃饭”有关,情节与情节之间又都是以“吃饭”作为叙事的节点,“吃饭”的描写在作为叙事内容的同时又起到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这样的小说结构、艺术笔法真正令人眼花缭乱。

《红楼梦》中这种以“吃饭”描写来传达多方面的叙事内容的例子还有很多,如第六十五回写贾琏偷娶尤二姐后,“若不来时,他母女三人一处吃饭;若贾琏来了,他夫妻二人一处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905),看似闲闲一句,叙出贾琏对尤二姐的宠爱,又同时为下文贾珍趁贾琏不在前来鬼混却又被贾琏撞见、引发尤三姐大闹的情节作了铺垫;第六十九回中凤姐装病不和尤二姐吃饭,每日送去的茶饭“都系不堪之物”(957),平儿暗中帮忙却又被秋桐告发,借“吃饭”来写尤二姐处境之艰难、秋桐之恶毒与凤姐手段之高明。

第七十一回写贾母八旬寿庆期间,尤氏因未能及时吃上饭而到大观园中走动找东西吃,从而引发和组接起一系列事件和矛盾。

这几日,尤氏晚间也不回那府里去,白日间待客,晚间陪贾母顽笑,又帮凤姐料理出入大小器皿,以及收放赏礼事务。晚间在园内李氏房中歇宿。这日晚间伏侍过贾母晚饭后,贾母因说:“你们乏了,我也乏了,早些寻一点子吃的歇歇去。明儿还要起早闹呢。”尤氏答应着退了出来,到凤姐儿房里来吃饭。凤姐儿在楼上看着人收送礼的新围屏,只有平儿在屋里与凤姐叠衣服。尤氏因问:“你们奶奶吃了饭了没有?”平儿笑道:“吃饭岂不请奶奶去的。”尤氏笑道:“既这么着,我别处找吃的去。饿的我受不了。”说着,就走。平儿忙笑道:“奶奶请回来。这里有点心,且点补一点儿,回

来再吃饭。”尤氏笑道：“你们忙的这样，我园里和他姊妹们闹去。”一面说，一面就走。平儿留不住，只得罢了。(980)

接着便写尤氏来到园中，此时天已晚，见园中正门与各处角门仍未关，还吊着各色彩灯，就命小丫头叫当班的女人来训诫，但班房内无人，又命传管家的女人，小丫头找不到，便叫两个婆子去传，婆子不大把东府的奶奶尤氏放在心上，不肯去传（她们就是管家的），小丫头与之争吵，婆子说出“各家门，另家户”的难听话，小丫头气狠狠地把婆子的话说给尤氏听，尤氏正在怡红院吃点心，听了就让袭人叫两个婆子和凤姐来。袭人派去的丫头路上遇见周瑞家的，周瑞家的得知赶忙来见尤氏，尤氏把前面的事告诉她。“正乱着，只见凤姐儿打发人来请吃饭，尤氏道‘我也不饿了，才吃了几个饽饽，请你奶奶自吃罢’”（982）。周瑞家的把事情回了凤姐后，便传令将两个婆子捆起来，交到马圈里看守。其中一个婆子与邢夫人的陪房费婆子是亲家，她的女儿求费婆子在邢夫人面前求情，邢夫人便在贾母生日演戏散后，当着众人向凤姐为被捆的婆子说情，要求放开她，使凤姐当场又羞又气，憋得脸紫涨，后王夫人也附和邢夫人的话，叫人把两个婆子放开。此事让王熙凤“越气越愧，不觉得灰心转悲，滚下泪来”（987）。这个事件背后包含着邢夫人与王夫人、王熙凤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由来已久，而在第四十六回邢夫人劝说鸳鸯作贾赦之妾遭拒绝并被贾母责备之后，“见贾母越发冷淡了他，凤姐的体面反胜自己”，又听人说凤姐“只哄着老太太喜欢了，他好就中作威作福，辖治着琏二爷，调唆二太太把这边的正经太太倒不放在心上”，“近日因此着实恶绝凤姐”（985）。到了这次终于因为捆婆子之事触发而在众人面前羞辱凤姐，并在此后不久又以捡到的绣春囊向王夫人和凤姐儿发难，导致抄检大观园的严重事件。在这些矛盾和事件的形成和积累过程中，由尤氏“吃饭”活动引发的捆婆子事件无疑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上述事例都体现出曹雪芹将“吃饭”这一日常生活场景作为小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吃饭”描写组织安排情节和表现人物的艺术笔法。

4. “吃饭”描写在整体联系中的叙事功能

在第五十一回中，凤姐与贾母、王夫人商议在大观园中单独设立厨房，让“大嫂子带着姑娘们在园子里吃饭”，免去姑娘们在冬日“来回的跑”。贾母、王夫人对此表示赞同，商定在“后园门里头的五间大房子”“挑两个厨子女人在那里，单给他姊妹们弄饭”（701）。在大观园中设厨是为了解决园内女儿的吃饭问题，而由这一情节牵连出的一系列事件，可以说就是由“吃饭”活动相关的叙事串联起来的。

第五十三回中写晴雯带病补雀金裘，故而失于调养、病症加重，“加倍培养了几日”，因“今日园中姊妹皆各在房中吃饭，炊饌饮食亦便，宝玉自能变法要汤要羹调停，不必细说”（718）。借写晴雯养病，呼应了前文凤姐、贾母商定的在园内设厨房之事；“宝玉自能变法要汤要羹”，写出怡红院与园内厨房来往密切，又为其后因此而起的一系列风波作了铺垫。

在第六十、六十一两回中，围绕着园内厨房发生了一系列由吃饭问题引起的矛盾。芳官向厨房要一样宝玉想吃的素菜时，与夏婆子的外孙女蝉姐儿发生齟齬，写出芳官素日牙尖嘴利、争强好胜的个性，隐含着女伶们与众婆子之间的矛盾；柳家媳妇意欲通过芳官将女儿五儿送入怡红院当差，牵扯出“玫瑰露引来茯苓霜”的情节；司棋派小丫头向厨房要炖鸡蛋，引发之后大闹厨房的风波。这些情节作为伏笔，埋下的矛盾在第六十一回中总的爆发：柳家母女被疑偷窃王夫人房中之物，五儿被软禁、柳家媳妇被撵，幸而宝玉瞒赃、平儿行权，事情得以解决，柳家媳妇也重回大观园厨房。这两回通过描写一系列由厨房引发的与“吃饭”有关的风波，塑造出芳官、柳家媳妇、柳五儿、宝玉、平儿等人物的形象，同时突出表现了大观园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又为后来的抄检大观园埋下了伏笔。

此外，第五十八回中通过描写宝玉吃饭、芳官吹汤的情节，表现出晴雯、芳官等人与何婆之间的矛盾；第六十二回中宝玉过生日，与芳官在房内吃饭，被袭人、晴雯知晓后的玩笑话，暗伏了后文芳官被撵的命运；第六十三回中袭人、晴雯等丫鬟们凑了银子交给柳嫂子，私下设宴替宝玉庆寿。这些都是由大观园厨房所引发的、以“吃饭”活动为描写对象的情节。以彼此联系着的“吃饭”描写来组织安排情节、刻画人物形象，使小说中的一系

列情节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着的整体,是《红楼梦》独特的通过“吃饭”描写展开叙事的更成熟体现。

四、从“吃饭”描写看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关系

《红楼梦》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之间的关系,学界众说纷纭。但是在对文本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出,后四十回的“吃饭”描写,与前八十回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后四十回中的“吃饭”描写一般都较简单,多为略写,主要作为叙事方法使用;而同时作为叙事内容和叙事方法的详细“吃饭”描写较少(仅有八十四回中贾母房中吃饭一处),与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大量运用“吃饭”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心理、组织安排情节发展的笔法,有一定的区别。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四十回对“吃饭”规矩的叙写,与前八十回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前文已指出,前八十回中多次写明贾母房中吃饭的规矩,儿媳辈的邢、王二位夫人一般不在贾母房中吃饭,但若在场需要侍候陪同;孙媳辈的凤姐、李纨、尤氏等人只能立于桌旁布菜服侍,待贾母用餐完毕方可回自家去吃饭,如果留在贾母处吃饭,一定是因为贾母吩咐过,而且是贾母吃完后才进餐;能够与贾母同桌吃饭的,是孙辈的众位姑娘和宝玉,以及作为客人的薛姨妈等。如第三回:

贾珠之妻李氏捧饭,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旁四张空椅。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让。贾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该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贾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座,方上来。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边丫鬟执着拂尘、漱盂、巾帕。李、凤二人立于案旁布让。(46)

又如第三十五回:

凤姐儿用手巾裹着一把牙箸站在地下,[……]于是凤姐放了四双:上面两

双是贾母、薛姨妈,两边是薛宝钗、史湘云的。王夫人、李官裁等都站在地下看着放菜。(467)

第四十回写贾母带领刘姥姥游大观园,早饭摆在探春的秋爽斋晓翠堂上,贾母带着宝玉、湘云、黛玉、宝钗一桌,王夫人带着迎春姊妹三个人一桌,刘姥姥傍着贾母一桌。凤姐和李纨伺候贾母和众人吃完饭后才吃,刘老老赞其有礼:

一时吃毕,贾母等都往探春卧室中去闲话。这里收拾残桌,又放了一桌。刘老老看着李纨与凤姐儿对坐着吃饭,叹道:“别的罢了,我只爱你们家这行事,怪道说‘礼出大家’。”(537)

再如第七十一回:

贾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晚饭,你在这里打发我吃,剩下的你和珍儿媳妇吃了。你们两个在这里帮着两个师傅替我拣佛豆儿,你们也积积寿[……]”说话时先摆上一桌素的来,两个姑子吃了。然后才摆上荤的,贾母吃毕,抬出外间。尤氏凤姐二人正吃,贾母又叫把喜鸾四姐儿二人叫来,跟他二人吃毕[……](987)

第七十五回也有类似的描写:

早有媳妇丫鬟们抬过饭桌来,王夫人、尤氏等忙上来放箸捧饭。[……]宝琴一一的让了,方归坐。贾母便命探春来同吃。探春也都让过了,便和宝琴对面坐下。[……](贾母)又向尤氏道:“我吃了,你就来吃了罢。”尤氏答应着。待贾母漱口洗手毕,贾母便下地和王夫人说闲话行食。尤氏告坐。(1044)

由这些例子可见,曹雪芹在描写贾母这位贾府“老祖宗”的日常吃饭时,规矩始终如一,“一丝不乱”(脂砚斋语)。而后四十回中的贾母处吃饭,却是另一种写法:

第八十一回:

凤姐连忙告诉小丫头子传饭:“我和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1148)

第八十四回:

只见说着话儿已摆上饭来,自然是贾母、薛姨妈上坐,探春等陪坐。[……]于是凤姐告了坐,丫头安了杯箸。凤姐执壶斟了一巡,才归坐。(1186)

这两例都是凤姐与贾母同席、同时吃饭,探春等诸位姑娘,却反而成了“陪坐”——而在前八十回中,孙辈的众位姑娘与宝玉一样,都是“理所应当”地与贾母、薛姨妈同桌同座吃饭的。

第八十五回:

宝玉笑着进了房门,只见黛玉挨着贾母左边坐着呢,右边是湘云。地下邢王二夫人。探春、惜春、李纨、凤姐、李纹、李绮、邢岫烟一千姊妹都在屋里[……]一时大家都在贾母这边吃饭,甚是热闹,自不必说。(1195)

这一例是邢王二夫人、凤姐、李纨都与贾母同席、同时吃饭。

第八十八回:

鸳鸯过来说道:“请示老太太,晚饭伺候下了。”贾母道:“请你姨太太去罢。”琥珀接着便叫人去王夫人那边请薛姨妈。[……]李纨尚等着伺候贾母的晚饭,贾兰便跟着他母亲站着。贾母道:“你们娘儿两个跟着我吃罢。”李纨答应了。一时摆上饭来。(1234)

这一例是李纨与贾母同席、同时吃饭。

第九十二回:

李纨同着他妹子,探春、惜春、史湘云、黛玉都来了,大家请了贾母的安。众

人厮见。独有薛姨妈未到,贾母又叫请去,果然姨妈带着宝琴过来。宝玉请了安,问了好。[……]邢王二夫人也来了。[……]凤姐听见婆婆们先到了,自己不好落后,只得打发平儿先来告假,说是正要过来,因身上发热,过一回儿就来。贾母道:“既是身上不好,不来也罢。咱们这时候很该吃饭了。”丫头们把火盆往后挪了一挪儿,就在贾母榻前一溜摆下两桌,大家序次坐下。(1277)

这一例也是写邢王二夫人、凤姐、李纨准备都与贾母同席吃饭的,只是凤姐临时托身上不好没有来,而邢王二夫人、李纨都与贾母一起吃饭了。

从以上几段描写可以看出,后四十回中所写的贾母处日常吃饭,王夫人、邢夫人等儿媳辈和凤姐、李纨等孙媳辈,不再只是侍坐陪伴或布菜伺候,而是与贾母同桌同时吃饭。写作后四十回的人并不像前八十回的作者曹雪芹一样,对于贾母房中吃饭的规矩、习惯有一套固定的认知,因此在对“吃饭”叙事的书写上,就与前八十回有了偏差。这种前后描写上的差异,在我们对《红楼梦》后四十回进行评价,分析其与前八十回之间的关系时,或许可以成为值得注意的一点。

作为我国古代世情小说的代表作,《红楼梦》将日常生活中的“吃饭”活动纳入小说的叙事构成中,在组织情节、塑造人物和表现主题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曹雪芹在小说叙事和艺术笔法上的创新与探索。因此,《红楼梦》中以“吃饭”描写作为重要内容的叙事特点,应当在研究中得到我们的重视。

注释[Notes]

① 如梅新林《“旋转舞台”的神奇效应——〈红楼梦〉的宴会描写及其文化蕴义》(《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1辑)、郝晓丽《论〈红楼梦〉宴会描写》(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董超《〈红楼梦〉中宴会描写的多重效应》(《语文学刊》2007年11期)等。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王国维、蔡元培:《红楼梦评论 石头记索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Cai, Yuanpei.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Wang Guowei, and Cai Yuanpei. *Comment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5.]
- 曹雪芹:《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 [Cao, Xueq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 梅新林:“‘旋转舞台’的神奇效应——《红楼梦》的宴会描写及其文化蕴义”,《红楼梦学刊》1(2001): 2—25。
- [Mei, Xinlin. “The Magic Effect of the Revolving Stage: Description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Feast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1(2001): 2 - 25.]
-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 [Qian, Zhongshu.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Vol. 1.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 张新之:“石头记读法”,《八家评批红楼梦》,冯其庸校。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 [Zhang, Xinzhi. “Reading Methods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Eight Critic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Ed. Feng Qiyong. Nanchang: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0.]
- 周汝昌:《石头记:周汝昌校订批点本》。桂林:漓江出版社,2010年。
- [Zhou, Ruchang. *The Story of the Stone: Annotated by Zhou Ruchang*. Guilin: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 2010.]
- (责任编辑:程华平)

